

## 我在彝乡的故事（十四）——流落到矿山

作者:荷溪 发布时间:2015-07-22 原出处:彝族人网

向阳知道我在他们那儿很孤独，过完春节后，他对我发誓说：“以后无论我去到哪里，就会把你和孩子也带到哪里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你准备带我们去哪里呢？”我很期待的问他。

“南沙的矿山上太热，又陡峭，环境特别恶劣，不适宜带着孩子去，”向阳话还没说完，我立刻抢过话说道：“可是我想带上孩子走。”他看着我坚定的表情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却皱着眉头。

公公告诉我们，他在建水的一座矿山上有一位老朋友，他说已经和那位老朋友打过招呼了，让他安排事情给向阳和小叔做。

公公的这位老朋友，大家都叫他石五，公公让我们叫他五哥，听公公说他在那座矿山上拥有一整口矿洞，今年干大发了，车和房子都买了，公公觉得，我们去那里投奔他，一定能好，江云也和小叔一块儿去了，她们把两个孩子都丢给婆婆带着。

我背着六个月大的儿子，第二次从垭施走路到阿扎河，这一整条路，有一半的路都是在梯田间。出了垭施寨子，我们就钻进了一片树林子，出了树林子，一路上都有梯田，一直往下走到河边，再从河边一直往上走，河边以上，也全都是大大小小的梯田，快到阿扎河乡镇上的时候，才又有一大片树林子。

儿子胖得很，婆婆看我走得累，帮我背了好远的路程，她说背着大孙子的感觉很幸福的。

我们几个人，只有我和儿子晕车，吐了好几次，才到建水县的荒田村。在荒田村的矿山上，除了有几片田以外，就是矿工居住的用石绵瓦搭成的棚子，和它的名字一样荒凉。我们被石五带到了个破旧的窝棚里，那窝棚在半山腰上，晚上风很大，呼啸着一直刮到天亮。石五没有马上给向阳安排什么工作，他成天去不远处的小街上玩电子麻将，赢钱了就赏给向阳几百块钱，一开始那几天，我们一直在向阳的一个远房亲戚那里吃饭，十天过去了，向阳和小叔还是一直傻傻的等着石五给他们安排工作。

江云没什么事情可做，孩子也没带着出来，她告诉我她要和村子里认识的同伴一起去背矿。

“从来没见过你背过重的东西，背得动吗？”我觉得她可能背不动，就轻声的问她。

“在我们那边，没上过什么学的女人都得学会背重的，没有不会的，慢慢适应了就好。”她无奈的叹息道。

我没有再说什么，因为我看见，在那里背矿的，几乎全都是女人，很少有男人，她说的是事实。

我看到她们像男人一样，只是她们是用头挎的背兜，来来回回地背着至少有一百多斤的矿，从矿场背到矿车上，一转要走五百米路左右，她们一转又一转艰难地走着，我都没记得清楚她们一天到底背了多少转。

江云才有二十四岁，背着矿的时候，她美丽的脸上被密密麻麻的汗水缀满了，衣衫也湿透了，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体上，到了晚上，她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看见她的肩膀都勒红

了，她说以前没像这么背过，感觉腰酸背痛的，特别是两个肩膀，像是浇了辣椒水一样的疼，我能感觉到她的疼痛，因为我看得到她的疼痛.....

背矿的女人，她们表面上看上去，真的只是一个弱女子，没有强壮的体格，没有健硕的肌肉，可是，她们却能背得动比她们的体重还要重的矿，到了晚上，还没有地方洗澡，只能打一盆水用毛巾躲在自己的窝棚里随便擦擦就睡觉.....

去荒田不到一个月，我儿子生病了，我们从家里带的钱已经用完，石五依然没有给向阳安排工作，我儿子打针都没钱了，还是江云给了我一点，那些是她背矿挣的辛苦钱。

我们继续在那里等着，向阳也在其他老板那儿找过工作，因为人不熟，还是不如愿，那几天我们去田里摸很多田螺来做菜吃，也许是那时候贫穷的缘故，觉得那些田螺就是人间美味，而摸田螺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。整整一个月过去了，向阳还是没有正式的工作，我都有些愤怒了，那个石五，明明答应过公公，安排事情给他们做的，却一直都没有，天天只知道赌博。向阳也失去耐心了，他终于决定要离开荒田那个荒凉的地方。小叔留下来捡矿卖，他的身体不好，江云继续背着矿，他们没有带着孩子，能凑合着混下去就行。

我和向阳又辗转去了个旧的一座矿山，那个矿山叫金竹林矿山，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矿工。个旧是出了名的锡都，许多人都削尖了脑袋往那些矿井里钻，向阳的大妈家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婿，还有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那里，他们都比向阳年长，那时候他们在矿井里还是临时工。

女人是不能下井的，大姐会酿玉米酒，有时也做点豆腐来卖，矿山上有很多人都喝过大姐酿的酒。二姐带着她超生的小儿子，专门做饭给二姐夫吃，这小子给惯坏了，特别调皮，

他是超生子，在当时还交了罚款的，因为交了六千，所以二姐夫给他取名叫李六万，想想那时候的六千人民币，真的能抵现在的六万用。

向阳一开始跟着大哥干，他下一天井得三十块钱，下井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我们去那里不到一个月就入冬了，向阳常常冷的颤抖着穿上冰冷的工作服去上班，那里没有太阳能，没有热水，下班后，我得早早用柴烧热水给他洗澡，那些柴是二姐带我去附近的山上捡来的。

金竹林的天气也很恶劣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冬天有时候一个星期只见到一天太阳，平时几乎都被雾霾笼罩着，我洗儿子和我的衣服，通常要一个星期才能干。

大哥他们也不会天天有活干，向阳不得不另找出路，有一个月他上班的时间很少，我们通常过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要吃什么，向阳迫不得已，就学二哥他们，偷起了小矿，一处一小点的那些矿就称为小矿，小矿的锡含量要高，才值钱。他每次偷到小矿，都会带我一起拿到卡房镇上去卖，卖一次小矿我们就能买一次新衣服，吃一次大餐，所以每次偷到小矿，我们都好高兴，就像中了头彩一样。

大哥和向阳都是急性子的人，有一次向阳实在没钱了，就问大哥要他的工钱，记得那天大哥在玩水果机，（一种赌博的电子游戏机）可能是输钱了，他急躁地对向阳发火道：“你要工资吗？那你刚带你媳妇来的那几天，在我这儿吃的伙食费怎么算呢？”向阳也很恼火，毕竟他们还是亲戚呢！没想到大哥竟然这么不讲情面，他甩手生气地回答说：“好，大哥你要这样说的话，工钱我就不要了，我也不差你伙食费，从此我们两谁也不欠谁的。”

就这样向阳不得已带着我和孩子离开了大哥他们，离开了金竹林，又到了卡房，那时已经进入深冬了，路边的松树上挂着白色的细霜。大表哥和大嫂在卡房租有一小间房子，我们去投奔了他们，几天后大表哥带着大嫂又去了别的矿山上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到处漂泊。

后来我们在大表哥租房那里也租了一小间房子，一间半地下室的房子，付了房租后我们又没钱了，连买床的钱都没有，向阳弄来了很多纸板来，铺在地上，再把被子铺在纸板上，我们的床就弄好了，房子里又潮湿又黑暗，连光都见不到，大白天的也要开着灯才能看得见，我儿子常常冷得半夜撒尿在床上。

一个月后，大姐也租房子到了卡房镇上，她不卖酒和豆腐了，改贩卖小菜，大姐夫依旧下矿井。向阳随他的一个老乡去了很远的一座矿山上，那个老乡的妻子在卡房镇上卖豆腐，向阳走之前叮嘱我：“要是没钱了，就先和她拿了用，她老公是我们的工头，这次去得远，以后我恐怕就不能常常来看你们了，我走了你要好好带好孩子。”他走时把所有的钱都留下了，也只有一点点。

向阳刚走两天，儿子就因为水土不服，又生病了，发着高烧，向阳留下的钱连打针都不够，我去跟卖豆腐的那个女人借钱。

“你老公才干了几天？就来支钱了，没有，不给。”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，因为向阳走时说她一定会支钱给我的。

“我儿子发着高热，要打针，我真的没钱，大姐你就先借我一点吧！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”我哀求着说。

但是无论我怎么求她，她还是没借我钱。我急得哭了，想起向阳的那个堂姐也在那里卖菜，就跑去找她，我以为她能借给我钱，可是我还是失望了，她也说没钱，我知道她有钱的，才跟她借，可是我没想到，她和她的那个弟弟一样，没有人情味儿，她的弟弟就是不给向阳工钱的大哥。

我摸摸孩子的额头，还是很烫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抱着孩子瘫坐在菜市场上哭了起来，在卡房镇，我是个外地人，没有亲人，也没有一个朋友，那些亲戚都是向阳的亲戚，不是我的，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。

正当我哭着，向阳的一个邻居家的姐姐告诉我说：“妹子，我没带那么多钱出来，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孩子先把热退了，我会捏沙，你如果同意，我可以给他捏沙，在我们老家，不管哪家的孩子病了，都要先给他捏沙，有些小感冒，肚子疼之类的，捏了沙就会好的。”

我含泪点头同意了，虽然我知道，捏沙是特别疼的，但是为了把孩子的烧退了，我别无选择。她开始捏了，孩子的背上被捏的青紫，哭得出了一身汗，他都哭累了，我心疼的也跟着哭，捏了好久，孩子的热的真的退了，我很感激那个姐姐，她可能手都捏酸了。

到了晚上，向阳才赶到家，孩子虽然暂时退了热，但是感冒依然没好，我们还得带他去医院输液。我和向阳说了白天发生的事情，他怜惜地看着我和孩子说道：“我们要记住她们，帮过我们的，我们以后要报恩，不帮我们的，我们没办法，记住她们就是了。”从此我就真把她们记下了！

孩子小，免疫力差，每换一个地方，他都要生病，每次生病，都要打针才能好，那时候我特别渴望过安定的生活，为了孩子。